

古典文学教学参考

古典新探

陶光



巢湖师范专科学校

前 言

我多年来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略有一点心得，积累起来撰成论文数十篇，现从中选出十六篇编成一册，题名为《古典新探》。其中不少作品已在书刊、学报上发表过。文中涉及的课题，有的是我国文学名著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的是学者们一直沿用前人解释从未怀疑过的问题，有的属于观点分歧的问题。笔者从考据、训诂学的角度和自身的欣赏、识别水平，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从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予以出版，意在向海内外学者、教师们诚恳请教。倘能对古典文学教学有所帮助，则尤为欣幸。

我因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又加长期卧病，缺乏资料，故文中误谬之处，在所难免，尚希同行、同好诸君多多赐教为幸！

作 者

一九九一年十月于巢湖市卧牛
新村

作者小传

陶光，字南薰，一九二六年生，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人。巢湖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美国纽约四海诗社基本社友。

自幼受家学熏陶，四岁学书法，十二岁学诗文，十三岁学中医，十四岁学金石。弱冠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对古典文学艺术都深爱好，尤沉湎于考据及诗词创作。

一九五六年因诗得祸，历尽坎坷，长达二十余载。

晚年常在书刊报纸发表论文、诗词、楹联、篆刻，并在海内外楹联、书法、篆刻大赛中多次获奖。部分诗文被选入纽约《全球当代诗词选集》、《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等书。著有《古典新探》、《焚余吟稿》、《南薰吟草》、《声闻馆印存》各一卷。

目 录

作者小传

前 言

《庄子·逍遥游》中“适莽苍者……”一节文字异解	1
《荀子·劝学》中一个漏字辨	4
《离骚》中部分疑难词句试解	6
汉代乐府民歌《江南》的艺术特色	12
汉代乐府民歌《有所思》和《上邪》管窥	16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媒人去数日……”一节 文字试解	22
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探赏	25
木兰是一个忠孝双全的女英雄 ——北朝乐府《木兰诗》赏析	32
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诗篇 ——“精卫衔微木”一首赏析	38
庾信《拟咏怀》第七首的背景和本义	43
李白《望庐山瀑布》（七绝）结句异解	48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从杜甫咏昭君诗中“省识”二字解谈起	50
李商隐一首影射安史之乱的无题诗探赏	54
李商隐一首咏物喻人的无题诗新探	59
再谈李商隐的四首咏物无题诗	64
试论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乃曹雪芹一人所作	70

《庄子·逍遥游》中“适莽苍者……”

一节文字异解

《逍遥游》是庄子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哲学理论的精髓。这篇哲学名著的主旨是针对战国时期极其尖锐、残酷的政治斗争现状，宣扬人们只有逃避现实，才能全身远祸，从而获得绝对自由的人生观，并通过与惠施的辩论，以讽刺一些见识短浅的人，不能理解其人生观的深奥哲理（本文不去批判《逍遥游》的哲理）。

历代注《庄子》的人很多，但对以下一节文字的解说，笔者认为与《逍遥游》原义不符：

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唐成玄英《庄子疏》：“莽苍，郊野之色，遥望之不甚分明也。”后世各家注释皆本此，谓“莽苍”，即指郊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对“适莽苍者，三餐而反”二句释为：“到近郊去的人，只吃三顿饭就可以走一个来回。”并对上一节文字加以分析说：

“以上三层写由于行路的远近不同，所准备的粮食也就多少不同。郭象说：‘所适弥远，则聚粮弥多。’以喻蜩与鸞鹄之不足以知鹏鸟。”

以上各家对这几句的解释，单从这节文字来看似乎可通，但如将《逍遥游》全文连贯起来仔细揣摩一下，就显然未能用庄子所提出的论据来论证他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论点。

按，“莽苍”，是空旷无际的样子。王充《论衡·变动》：“夫以果蓏之蚶，员圜易转，去口不远，至诚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远，其气莽苍无端末乎？”故《逍遥游》这节文字中的“莽苍”，即指太空。又，“莽苍”犹“苍莽”，也是空旷无际的样子。《韩诗外传》四：“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故“苍莽”、“莽苍”，皆指太空而言。这里的“三餐”，不是指三顿饭，而是指三盂饭。清宣颖《南华经解》：“三餐，饭三盂也。”这节文字的意思是说：到太空去遨游的人（即《逍遥游》中所说的至人），只要吃三碗饭就可以返回，肚子还饱饱的，而到相距只有百里远的地方去的人，前一宿即须持米储粮，到千里远的地方去的人，却要聚三个月的粮食。这两个小虫（蜩与鸪）又怎么能知道大鹏鸟的能耐呢？所以说知识浅薄者是无法了解知识渊博者的见解的，正如短寿者是无法相信长寿者的寿命的。这样就不但阐明了这节文字的论点，同时也符合了《逍遥游》一文的题旨和《庄子》多夸诞之言的特点，并从而导入下文。其实

我们只要将“腹犹果然”一语与上下文连系起来仔细揣摩一下它的含义，便可知道“莽苍”一词绝不是指近郊，而是指太空无疑。

●：知，旧解同“智”。按，这里应是“知”的本字，它是承上句“之二虫，又何知”的“知”字而来。

《荀子·劝学》中一个漏字辨

《劝学》是《荀子》的第一篇。文章采用反复设喻、铺张排比手法，系统地阐明了学习的目的、意义、态度和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篇著名作品。但由于年代久远，抄刻有误，在下面一节文字中有一个漏字却一直未被注家发现（重点是笔者所加）：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①，系之苇苕^②。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③，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④。其渐之滫^⑤，君子不近，庶人不服^⑥。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⑦，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按，以上一节文字中“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二句，其中“非”下当脱一“不”字。二句应为：“木茎非不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这从上文“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和下文“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两个间隔排比句子中都是“非不”二字并列，可以得到证明。如果此二句中

之上句“本茎非能长也”句末助词是“者”字而不是“也”字，那就可以不用“不”字。但此句和上述两个间隔排比句子的上句句末助词同样都是“也”字，因此也就都应用并列结构的“非不”二字才合文理。可是此句中脱一“不”字，也可勉强解通，故长期以来遂被学者疏忽，失其本来句式。然苟能细心推求之，自可识别出来。

注：①编，编结。

②之，于。苇苕，芦苇的嫩条。

③涅，黑泥。

④兰槐，香草名，苗叫兰槐，根叫芷。

⑤渐，浸泡。之，于。滫，臭水。

⑥服，佩用。

⑦就，接近。

〈本篇已发表于1988《居巢学刊》3.4合刊〉

《离骚》中部分疑难词句试解

《离骚》是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浪漫主义杰作。但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足，加之《离骚》文字又比较艰深，因此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篇作品在很多方面，一直在探索。现就篇中部分疑难词句的解释，提出笔者管见。

一、诗中两节人物对话解

先根据各本标点将有关原文节录于后：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眩暍直以亡身兮，终然殒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薺葳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茆独而不予听？”索薺茅以筮篲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珥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帱兮，谓申椒其不芳！”

“女嬃”一节中“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二句，王逸、朱熹以为是屈原之言（见《楚辞章句》、《楚辞集注》，下同）。郭沫若译“孰云察余之中情”，“有谁人能够了解我们的内心？”他并附上注释：“余字在此当作复数，古人用代名词，单数复数之形，每无别，如诗言‘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我均是我们，此句余字亦正是我们。前人坐此字不得其解，以此节为屈原之语，非是。”（见《屈赋今译》，下同。笔者按：人称代词“余”上古音属喻母系：两个系统用法有别。“我”虽可兼用于单数和复数，可是“余”却专用于单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余”，指屈原，是女嬃代屈原而言（用钱澄之、戴震说，见《庄屈合诂》）。并释三句之意为：“一般人是不了解你的，但又不能对他们一个个的家喻户晓，那么谁又能体谅你的本心呢？”他本解释大体不外以上几种。

“索薜荔”一节中第一个“曰”字以下四句，王逸以为“盖占卜之兆词，灵氛述之以告屈子者也。”（见《楚辞集解·楚辞蒙引》，下同。）鲁笔以为“此曰字乃原问词，而文义则承上文‘求女’而言。”并释：“此二句大意是：‘虽说两美必合，但谁是真正的修洁之人而对我表示爱慕呢？’”本节中第二个“曰”字以下十四句，各本都认为灵氛解释占卜结果的话。郭沫若则把两个“曰”字以下共十八句都译成灵氛的话，而把第二个“曰”字丢开不提。他还把“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二句译为：“男才女貌本是天所配成，哪儿有真正的美人而没人爱她？”并附上注释：“此句原为‘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慕’

字意难通，与上句占字亦不合韵。余以为当是‘莫心’二字误合而为一者也。心者任也，爱慕之极也。诗所谓‘心乎爱矣’，又‘心中藏之’。……”郭沫若又把“孰云察余之善恶”句也和上面“孰云察余之中情”句采用同样译法，译成“谁能够辨别出我们的短长？”

笔者按，以上两节文字，各家解释似皆与本诗原义不符。我们认为“女嬃”一节中“孰云察余之中情”句，乃是女嬃引用屈原自己所说的话以反诘之，故“余”，仍是屈原的自称。此句连上句之意为：“众人不了解你，不可能挨家挨户去解说，那又怎么能说‘你们要体亮我的心情’呢？”这里如将“孰云”下“察余之中情”五字加上单引号句意就明显了。现将本节文字标点更改如下：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置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殒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婞节？蓀薺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茆独而不予听？”

“索薺茅”一节中第一个“曰”字，乃是屈原引用灵氛所占之繇词曰。“两美必合”，则是所占之繇词。仍承本诗前文而言，指求女必合，以喻贤臣必遇明君。以下三句，乃是屈原根据繇词之意而自疑、自解之词。四句意谓：“两美必合”啊，但是谁能相信我的修洁而爱慕我呢？（不过繇词既然这样说了，）我想九州之大啊，又难道只有楚国才有美女？这里若将“曰”字下“两美其必合”五字加上双引号，而把各本给这四句加的双引号去掉，句意就明白了。现将这几句标点更改如下：

索菰茅以筮蓍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

其实这三、四两句的意思，李光地早就指出：“两美必合，意此句为繇词，故下句自疑曰，孰能信汝之修，慕汝而求之，以应此占乎？犹孔子占梦，而曰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也。”（见《离骚经注》）可惜此见未被后人重视。又，朱熹说：“占之、慕之，两‘之’字自为韵。”所见也很正确。但郭沫若不信，闻一多也说：“朱子二‘之’字为韵之说，固近臆测……”（见《楚辞校补》）然而朱熹在这点上与当代音韵学家所见正同。王力在1980年注此两句为之部（见《楚辞韵读》）。

本节中第二个“曰”字以下十四句，乃是灵氛依据繇词之意对屈原勉励之词。其中“孰云察余之善恶”句，也和前面“孰云察余之中情”句同一句式，乃是灵氛引用屈原自己所说的话来反问他，因此“余”也是屈原的自称。此句连上句之意为：“世道既然这样黑暗而又皂白不分，那又怎么能说‘你们要了解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这里倘把“孰云”下“察余之善恶”五字加上单引号，句意就清楚了。现将这十四句标点更改如下：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理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二、“春宫”、“下女”解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阊风而縻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治。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这一节中的“春宫”，王逸说：“东方青帝舍也。”汪瑗说：“东方青帝之舍，神女之所居者也。”周拱辰说：“非东方青帝宫，即高邱神女与下女栖息之宫。”（见《离骚草木史·离骚拾细》）这节中的“下女”，朱熹说：“谓神女之侍女也……欲及荣华之未落，而因下女以通意于神妃也。”蒋骥说：“下女，指下处宓妃诸人，对高丘言，故曰下。”（见《山带阁注楚辞》）余萧客说：原注为周流天上，则众女皆在下，宓妃、有娥、二姚皆下女，与《九歌》下女对湘君言为侍女不同。”（见《文选纪闻》）闻一多、游国恩都支持蒋、余二氏之说。

以上各家对“春宫”和“下女”的解释，似亦不符本诗原义。笔者认为这里的“春宫”，既非指东方青帝之舍，又非指下女栖息之宫，而是专指高丘神女宓妃所居之宫。因为诗人这时是假托在西天昆仑仙境寻求神女，不可能又马上来到东方青帝宫中。且句中“游此春宫”之“此”字，正说明春宫是在高丘而不在东方。同时正因为高丘无女，所以诗人才动意姑且暂游一下神女的春宫。但高丘上的春宫为何无女呢？这在下文“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以下一小节文字中作了交代，原来是神女宓妃远游去了。宓妃相传是伏羲氏的女儿，因溺死于洛水，遂成为洛水女神。既是神女，自应居于天府仙境，与人间女子（即下女）只能居住尘世不同。而诗人登阆风时，因感叹高丘无女，所以在游春宫时才折下玉树的花枝打算赠给下界女子，但这时还只是诗人的想法，尚未见诸行动。直至委托媒人向神女宓妃求婚不成后，这才“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决意从天上降到下界去寻求简狄和二姚。故诗中的“下女”，即指简狄和二姚，并不包括宓妃在内。因为简狄和二姚是人不是神，宓妃却是神不是人。

（本文曾与陈福田联名发表于上海教育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汉代乐府民歌《江南》的艺术特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本篇最早见于《宋书·乐志》。在《乐府诗集》中属汉代《相和歌辞·相和曲》，是江南民间采莲时所唱的歌。《汉书·艺文志》著录汉武帝时所采的“吴楚汝南歌诗”，可能包括这首民歌在内。《乐府古题要解》说：“《江南》古辞，盖美其芳晨丽景，嬉游得时也。”

“江南”一词，各时代的含义有所不同：春秋、战国、秦、汉时，一般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近代专指今苏南和浙江一带。一说，这里的江南，汉代专指今扬州地区。“田田”，是形容莲叶挺秀、茂密的样子。

这首采莲歌是汉代乐府民歌中的一个名篇。全诗没有一字一句直接描写采莲人采莲时的愉快心情，而是通过对莲叶和鱼儿的描绘，将它们的欢乐之情充分透露了出来，使我们彷彿亲耳听到和亲眼看见许多采莲男女的歌声和笑语声融成一片，许多小伙子和采莲姑娘们还在调情求爱呢！何以知之？

首先可从此歌起句“江南可采莲”来看，其中的“可”字不是就向我们透露了消息吗？

莲花本来是大江南北湖泽沟塘中常见的人工栽培植物，为什么这位歌者（亦即诗中未露的男主人公）却偏要说“江南可采莲”呢？这是因为莲花栽培的地区虽然很广，但却以

江南最盛，而江南采莲人大都是青年男女，尤以青年妇女为主，同时江南民风柔靡，青年男女在采莲时调情求爱之事极为常见，故盛行于南朝时期的民间情歌，在汉代的江南实际上就很流行。在这类民间情歌中常用比兴、双关手法，以“莲”谐“怜”象征爱情。由此可见，此歌用的显然也是比兴、双关手法。起句中的“采莲”，也含有寻欢求爱的意思。由此我们又可推知这位歌者乃是一个风流小生，他可能不是江南人，而是从外乡来到江南的。他来江南，名为采莲，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否则何处不可采莲，而独留恋于江南？可见“可”字之中，大有文章。

其次，再从紧承上句而来的第二句“莲叶何田田”来看，显然也是明写莲叶茂美，暗喻采莲姑娘们人数众多，姿态丰美的。而第三句“鱼戏莲叶间”和后四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则是以鱼儿戏水于莲叶间暗喻采莲男女调情求爱的欢乐情景的。这也是民间情歌中常用的表现手法。由此可见，这首采莲歌实际上乃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游国恩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持这个见解。

这首诗歌辞只有七句，明白如话，而后四句又基本上是第三句的重复，它的妙处究竟何在呢？

我认为它的妙处主要在于运用民歌中常用的比兴、双关手法，把男女之间调情求爱的欢乐之情写得极其委婉、含蓄，特别耐人寻味，而无轻佻、庸俗之弊。全诗一气呵成，但在结构上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句揭示题旨；后四句进一步展示采莲时的欢乐情景和广阔场面。而诗中第三句又在全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上下相连，不着痕迹。诗的